



**思旋**  
自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六日該品牌第一台手機發售後，內地高科技產品品牌相繼出頭。很多人有疑問，為什麼小米能做到的如此低價格，是否用質量換取價格？

## 小米的成功之路

香港對於創新科技的人才培育，長久以來只靠學校培訓，然而要促進各行各業科技應用，繼而長遠發展，都必須由政府及科技部門，未有創科局，政府涉及科技部門限於等級，對外工作欠缺正言順的對口單位。

創科局的成立，終可擺脫「群龍無首」的困境，期望與教育局充分合作，檢視現時中小學電腦課程大綱及大專院校課程規劃，把資訊科技基礎教育做得更好，為市場提供合適的科技專才。

## 鋁會比黃金貴

可惜他並沒有教我們化學史，尤其是有關鋁的有趣故事。鋁這種金屬，是在十九世紀上半葉才發見的，當時要從含鋁的礦石中把鋁分離出來，相當困難，而且費用非常昂貴。我在《天下文化》出版、哈拉瑞著、林俊宏譯的《人類大歷史》一書中，看到下面的文字：「有幾十年間，鋁的價值甚至比黃金還要高得多。在一八六零年代，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還曾用鋁質餐具來宴請最尊貴的客人。至於那些二等的客人，就只能用黃金刀叉來湊合湊合。」

好笑嗎？如果最尊貴的客人和二等客人都把餐具帶回家，留給後人，到了二十世紀時，價值就剛好反過來了。因為十九世紀末，「化學家發現了一種電解法，能夠廉價提煉鋁，目前全球的鋁生產量達到每年三千萬噸。如果拿破崙三世聽說這些屬民的後代，居然拿鋁做成拋棄式的鋁箔，用來包三明治，外帶剩菜，用後就丟，想必會大驚失色。」



**隨想園**  
我大學之所以選擇化學工程系來讀，原因是我的中學化學老師教得真有趣，讓我對化學產生了興趣。他上課時，會把粉筆用手掰成一截截的，只要學生講話，他就會把小截的粉筆用拇指和中指夾着彈向那人，準得很，一擊即中。他教書有趣的地方，是利用諧音來叫我們背誦化學元素表，那元素表排成圖形後，第一列是「氫鋁鉀鈉銻銨」，他對我們說，「嘿你還聽唔聽？」就是這樣的教學方式，讓我們到如今還可以依原子序背出「氫鋁鉀鈉銻銨氮氧氟氖鎂鋁……」前二十八個元素。

想，他的腦子每一分鐘都在思考問題。補正下午，他回憶上午的工作，發現錯漏，第二天，對第二天著述某篇佈局，腦海中搜索以前看過的資料，如果有欠缺，就派人查找，助手在黑板上寫錯一個字，他都能覺察到。而他的嚴謹也是史無前例的，上課就像他做學問一樣，幾乎每一個字都有出處，每一個觀點都是他研治歷史的獨特心得體會，大部分是他沒有公開發表過的學術成果，用今天的話說，課堂上實打實的都是「乾貨」。此外，他的滿腔赤誠與虔敬，也是令人仰望的，他熟悉晚清歷史，卻說不能做這方面的研究。「認真做，就要動感情，那樣，看問題就不客觀了，所以我不能做。」

做學問，做的是良知，做的是文化；為師者，做的是發光體，做的是座鐘。從陳寅恪身上，我看到一個大寫的人，跳動着兩顆紅心：一顆是人心，善良、悲憫、包容；一顆是詩心，天真、浪漫、豁達。

每一堂課，都可能成為最後一課，而最後一課，也會成為人生的第一堂課。我們不能像小弗朗士那樣，等到「最後一課」才想起好好學習母語，好好愛戴老師，珍惜眼前時光。或許，每個人都該學學小弗朗士，欠自己一個反思，欠社會一份責任。



季羨林 資料圖片

## 家有龜女

待貝兒不叫了，丞相才開始爬動。丞相的四肢修長，爬起來速度很快，站在地上顯得個頭很高，腦袋高昂，四下巡視，彷彿在檢閱自己的領地，因此我才叫他起名叫「丞相」。

不過，丞相在大多數的時候和貝兒相處還是比較和平的，在餵牠們吃牠們都喜歡的西瓜皮時，貝兒吃完自己的通常會毫不吝嗇地給丞相嘴裡的瓜皮，丞相會鬆口把正在嚼着的瓜皮讓給貝兒，望向貝兒的眼神總有幾分母親般的包容和慈祥。

丞相不怕人，這一點不太像曾經歷過劫難的野生動物。餵牠吃食的時候，牠會從我手裡一口一口地吃，牠的瓜子也不會縮回，彷彿知道我是喜歡牠的。牠喜歡夜裡鑽到報紙睡覺，早上聽到我在花園走動的脚步聲，就從報紙裡爬出來隨着我的走動注視着我，觀察我的動靜。

如果哪一天人類能夠停止捕殺野生動物的行為，能夠和大自然和平共處，丞相也許能夠回歸生養牠的故鄉。希望那一天來臨的時候，丞相仍是我所寵着愛着的寶貝「龜女」，如果某一天在野外散步遇上了我，我會很開心地向同行的人介紹：「瞧，這是我家龜女！」



**琴台琴瑟**  
胡野秋  
在網上看到一個漫畫，一隻大狗帶着小狗向大龜介紹：「這是我家龜女。」大龜也向大狗介紹：「這是我家龜女。」看的時候一個人不禁哈哈大笑，彼時我的腳邊正臥着一隻已經餓了三年的緬甸陸龜——丞相。

因是雌性，所以也算作是我的「龜女」。丞相是被親戚從酒樓食客嘴裡救下來的野生緬甸陸龜，因為不敢輕易拿去放生，家裡也不方便飼養，便送到了我家。送來的時候，我才收養了被遺棄的貴賓犬貝兒不到一個月。

長了，丞相的習性也變得愈來愈像貝兒，喜歡跟在人身後走動，甚至當我席地坐在低矮的茶台前喝茶看書的時候，牠也和貝兒一樣，要爬到我身上來臥着，享受被撓脖子、摸肚皮等「馬殺雞」服務。在茶台前往我身上爬着爭寵已經成為丞相和貝兒經常上演的節目之一，但常常是貝兒的勝利告終，因為貝兒的體型雖然比丞相龐大，但終究敵不過丞相披着一身堅硬的龜殼盔甲，揮舞着兩隻大爪子，像坦克過境般壓上前來。

雷打不動地要求自己。這是教員的職責和義務，也是教員的光榮，教師就應當按時上課，而且傾注心血把每堂課上好。」鐵的紀律，是高度認真與負責，其內涵就是工匠精神：將「傳道、授業、解惑」視為神聖使命，並養成一種人文習慣，「上課高於一切」，這是心靈的高貴，也是靈魂的偉大。王教授的「最後一課」，成為一堂生動的教育課，帶給我們的不仅是情感敲擊，更多的是自省與修正。

## 最後一課

每個人的求學歷程，都會經歷最後一課。最後一課，是都德的，那是向祖國告別的莊嚴儀式，「永遠別忘了法語，亡了國當了奴隸的人民，只要牢牢記住他們的語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開監獄大門的鑰匙」；最後一課，是木心的，那是向文學世界的肅然致敬，「這是我六十七歲時講的課。等你們六十七歲時，可以看看。像葡萄酒一樣，陽光，雨露，慢慢成熟的。」

最後一課，是有分量的結尾：無關知識、無關課程，綿延的是一個人的情懷，是大寫的人格。這讓我想起近日因為「曠課檢討」成為「網紅」的大學文學院教授王萬森。事情是這樣的：王教授看錯課表，錯過給學生的最後一課，他懊惱不已，半夜裡寫檢討書《終點上的失敗者》，再次上課時，他主動向學生們道歉：「我先為上周因看錯課表而耽誤一次課的事情向大家道歉，當年我第一次上課時，沒給學生上好，但是因為那是在開端，我可以通過加倍學習和努力彌補回來，這一次我輸在了終點處，再也沒有彌補的機會了。」年過七旬的老教授，不禁讓人致敬，他請求扣除本學期全部勞務津貼以作懲罰，此事感動了無數網友，尤其是現在的大學生，對遲到、曠課早已習以為常，甚至想方設法逃課。面對人們的點讚，王教授強調：「錯了就是錯了，就應該接受懲罰。」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但是現實中，有多少人能夠做到知錯就改呢？認錯需要勇氣，道歉亦是擔當，王教授的檢討，是一面鏡子，照出了他的職業情操與人格光芒，也照出了當下社會的浮躁。「我從教五十年，把上課作為鐵的紀律，

萬一由高血壓之類長期病患老人家照顧小兒，那就難免教人捏一把汗了。路上就看過弄孫為樂的公公，把沒學懂走路的小孫子跨在自己肩上「騎馬」，想想他老人家一旦病發會有什麼後果？也見過有些公公自恃無病無痛，平時過馬路大有膽子衝紅燈，小孫子由這些精壯老人帶領，是否驚險重重？所以老人照顧小兒，總有多少出乎想像的風險。

悲劇發生後，小孫子的父母固然傷心，更傷心的還是那個老祖母，面對家人責難還是安撫可就不知道了。只是基於人道理由，老人家是不需要心理輔導，而不是帶回警署落案起訴？

其實，愛上一個人很容易，但如何愛下去才是關鍵，尤其是在世俗壓力下，兩性在處理這類題材時，既以獵奇之心去撩撥情緒或渲染氣氛，只圖受動，以理解之心去包容「異心」之人，像Lisa雖承受外界的歧笑和非議，卻得到妻子的支持，成為史上首位跨性別人士；卡露的跨性別同性之愛也獲朋友的諒解。兩部電影結構簡單，看後卻能引起非同類者共鳴，甚至如沐春風，不因為別的，只因為，導演用愛的鏡頭道出有愛的故事。

## 老太婆的惡夢

和幼兒無異需要照顧，可是長者和幼兒一老一弱，也應同樣操心吧，長者再精壯，上了七老八十，畢竟體力精神已不如前，年輕父母各有職業，照顧幼兒的責任，落在老人家身上，也是很多中產層家庭迫不得已普遍常見的現象。

一個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發生於北歐的跨性別人士橫克脫脫生理事失缺的故事，另一個則是五十年代的紐約女同志之戀。主角們的經歷和遭遇，到了大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已不是什麼大逆不道的事，加上導演們以平實而抽離的敘述方式和唯美的風格表現之，令人傷而不悲，反添幾許回味。



**翠袖乾坤**  
連盈慧  
在婆婆轉身為水壺添水時，三歲小孫子自己用鎖匙開窗窗花不慎墮地，這已經悲劇了，而悲劇中的悲劇，還是七十五歲高齡的婆婆，卻因此犯了疏忽照顧幼兒而被拘捕，這麼一則新聞，不知大家讀後可有什麼感想。

忙裡偷閒，最近補看了多部奧斯卡電影，由於講的都是數十年前的往事，令人有時光倒流之感。但因為導演捕捉了普世的人情和人性心理，即使故事背景與我們相去甚遠，同樣產生共鳴，尤其是兩部談非傳統情/性之愛的《丹麥女孩》和《卡露的情人》。

## 有愛的故事

愛情或性愛，到了今天，已不僅僅指男女之間，而可以是男男、女女，甚至變性或跨性別人士之間的，而後者的「異端之愛」經過百年的掙扎、爭議、爭取乃至爭鬥，不但得到大眾的理解和接受，甚至到了立法確定的地步，令長期受壓抑甚至被打壓的異類情感浮出水面，反映人類觀念的革新和社會風氣的進步。

## 三個「史丹福」兒子

史丹福大學博士，三個兒子，也是史丹福學生，日本《朝日新聞》邀請她著書，題目是《怎樣教出三個史丹福兒子的五種方法》，此書在日本已十分暢銷，還準備譯成中文本，相信銷量會更不得了。

我們迫不及待請教她的史丹福育兒之道，她先給我介紹了三種。  
第一，訓練一歲前的記憶。她的兒子還在搖籃的時候，就已經讓他們看書了，很多人以為嬰兒不懂書的內容，但據她觀察給搖籃中的兒子講圖畫書的時候，嬰兒的小手指頭在撥動，這其實是希望翻開新頁的動作。一歲前腦細胞發展很快，別忽視了他們的記憶。當孩子會講話的時候，就會無意中透露一歲前的記憶。  
第二，訓練想像力，父母不要單靠圖書講故事，要自己為孩子作故事，延伸孩子的想像力。美齡為孩子自創的故事《企鵝大冒險》，內容是企鵝走遍全世界找兒子，於是可以加插很多世界見聞，讓他們講，講都講不完，同時讓孩子運用想像力，故事裡跟父母一起豐富故事，從而訓練他們的腦發展。當然美齡的丈夫金力也有他和孩子溝通的故事《放屁救人的大灰狼》。  
第三，訓練思考。美齡夫婦談話，一定把孩子帶在身邊旁聽，兩歲的時候，她就會向孩子提問父母的話題，這樣是訓練孩子的集中力，小心聽別人的說話，凝視知識。有時候她會把問題和提示貼在遠遠的牆壁，當孩子答不上話，就讓他們自己上前去看，去找答案。我口說我心，是一個很重要的思考訓練過程。  
「史丹福兒子」成才最早的起步訓練，具有參考價值。



**方寸不亂**  
方芳  
移民日本多年的殿堂級歌手陳美齡，為浸會大學擔任教授，最近返港教書之餘，會了一下那些年一起走過的舊友。

美齡是高智商藝人，她本身是美國史丹福大學博士，三個兒子，也是史丹福學生，日本《朝日新聞》邀請她著書，題目是《怎樣教出三個史丹福兒子的五種方法》，此書在日本已十分暢銷，還準備譯成中文本，相信銷量會更不得了。